

咖啡月光文丛

主编：蒋建伟



SHOUZHANGYANGGUANG

手掌阳光

曾小春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咖啡月光文丛

图注内容目录 (CIP)

手掌阳光：曾小春著；北京：大众文艺出版社，2007.12

(咖啡月光文丛；第143号)

ISBN 978-7-80340-143-6

手掌阳光

1. 文学—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—20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95089号

曾小春 著

作者：曾小春

主编：薛卫群

责任编辑：薛卫群

出版发行：大众文艺出版社（北京）

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箭厂胡同5号

邮编：100008

电话：010-64011438

印刷：北京富华印刷厂

开本：880×1230毫米

印张：20

字数：11.5万字

版次：2007年12月第1版

定价：130.00元（全）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手掌阳光 / 曾小春著. — 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7.12

(咖啡月光文丛 / 蒋建伟主编)

ISBN 978-7-80240-142-6

I. 手… II. 曾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7089 号

书 名: 咖啡月光文丛

主 编: 蒋建伟

责任编辑: 俞 杰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84040746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

邮 编: 100009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富达印刷厂

开 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50

字 数: 1192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30.00 元(全六册) 出 众 文 大

此书献给我的妻儿陈初建、董成效。

—— 董伟斌

目 录

一、耳朵上的距离	1
二、从温暖游戏开始	24
三、娘的手	50
四、红蚂蚁 绿蚂蚁	73
五、崩塌	91
六、给爸爸当老师	114
七、再见小镇	138

一、耳朵上的距离

1

那一天，兰妮子看到骑子岭村最具知名度的两个男人哭了。一个是火种爷爷，另一个则是她的父亲老巴子。

冬天，山里人与土地一样空闲。那天上午，村民们正在村部选举下一任村干部，忽然，山谷里传来“嘣”的一声铳响，大家都感觉到了，知道是火种爷爷打猎归来了，但都坚守不动。只有兰妮子拔腿往会场外跑，父亲老巴子正在台上陈述他当村长几年来的工作成绩。她对谁当下一届村长没多少兴趣，她现在最想知道的是，火种爷爷有没有打死最后一头野猪？

火种爷爷是方圆几十里唯一正宗的猎人。以前野兽多的时候，也有不少山里人跟着上山狩猎，但那都是在秋冬农闲时节，平时他们在田里忙碌。而火种爷爷从没摸过锄把，一辈子靠打猎为生，倒在他枪口下的猎物数不胜数。据说，山里的野兽听到他的脚步也会胆战心惊。后来，捕猎的频繁和森林的减少，使山上的野兽越来越稀少，有时蹲守几天也难有收获，那些业余猎人渐渐没有兴味，最后只剩下火种爷爷，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后一名猎人。

火种爷爷住在村子旁边的另一条山谷，那里有一幢歪歪扭

扭的木屋子。他是村里人，却不愿意与大家住在一起，似乎是要将自己与大家区分开来。兰妮子刚刚走进山谷，大老远就看见火种爷爷蹲在门前的空地上，手里拄着那杆著名的黑火铳，他的脚下躺着一具庞然大物和另一枝火铳，那条叫花眼的猎狗趴在一旁，骄傲地吐着长长的舌头，一副得胜还朝的样子。

那是山里最后一头野猪吗？它与火种爷爷遭遇过不下十次，火种爷爷曾经击中过它，也被它抓伤过胳膊，但还是让它逃脱了。火种爷爷与她讲过，这头野猪特别狡猾凶猛，总是在开枪之际，猛然匍下脑袋，打来的铁砂根本就伤不了它。经过多年蹭磨，它的身上粘着一层厚如盔甲的松树油脂，全身的毛发也染得红彤彤的，铁砂最多只能碰下一些松脂，即便上了铁条，也只能擦伤它的一点皮毛。但这次红毛野猪难逃厄运，一根铁条洞穿它的眼睛再从后脑射出。看见兰妮子来了，花眼呜呜地转动着脖子向她打招呼。花眼毛发浑身乌黑发亮，两只眼窝却长有一圈雪白的茸毛。兰妮子摸摸花眼的头，走近一看，果然是那头红毛野猪，只听见火种爷爷对着地上的野猪喃喃自语道：

“呵呵，这回你跑不掉了吧，我终于把你撂倒了！我可把你琢磨透了，你还是老习惯，我一举铳你就脑袋拱地，铳一响，你就冲我扑来，呵呵你没想到这次我带了两杆铳，第一铳是引你上钩的，等你蹿过来时，你的脑袋就抬起来了，我手里的第二杆铳就响了，轰，呵呵呵……”

“火种爷爷，你打得真准哪！”兰妮子蹲下身子拨弄野猪身上硬刺刺的毛。

“我是猎人哩，能逃得过我枪口的野兽恐怕还没生下来。”

火种爷爷的声音依然低低的，虽然还是勾着头，但遮挡不了他脸上那两道猩红的疤痕，那是他年轻时被老虎抓的。火种

爷爷打虎的故事历久弥新，人人皆知。当年的火种爷爷是远近闻名的打虎英雄，老虎报复他，趁他去县里领奖的空隙扑进他家，咬死了他新婚不久的媳妇。火种爷爷悲愤交加，带着猎狗沿着武夷山脉一路追杀，那伙老虎一一倒在他的枪口下。最后是一头刚刚生崽的母虎，它中弹后躺在地上装死，嘴里衔着虎崽，火种爷爷上前去捉那只虎崽，不料它猛然跳起，前爪直拍下来，火种爷爷一闪，那爪子从眼角两边划拉下去，几乎抓碎了他的脸。火种爷爷补了一枪，那母虎才扑地身亡。那只虎崽被他带回家抚养，稍大些送给了市动物园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他再也没有成家，孤身一人继续打猎。老虎没有了，他就打狼、野牛、麂子……这些野兽都绝迹了，他的猎狗也换了五六条。当他有些老了，又把枪口对准了野猪。现在，最后一头野猪也躺在地上成为一具尸体。

“只是，山上的野兽都打光了，我就没事可干了？”火种爷爷抚着脸上的伤疤。

“还有野兔啊，山上可多了，昨天我还在菜园里看到两只呢，灰灰的，眼睛亮亮的，一畦菜都被它们啃坏了。”

“我每天蹲在菜园子里打兔子，那我还像个猎人吗？”

火种爷爷抬起头来，那道深长的疤痕从眼角彻底显现出来，一直延伸到嘴角，两行热泪汨汨地蜿蜒在脸上的伤疤里。

村里的几个后生拎着绳索匆匆赶来，他们像往常一样，想帮忙把猎物抬到镇上卖了。当他们捆缚好准备起身时，火种爷爷一把抓住抬杠，有力地摇着头，许久才说出一句话来：

“还是把它埋了。”

在火种爷爷的指点下，后生们抬着野猪来到后山，掘出一个深坑来。

“轻点，轻点！”火种爷爷看到年轻人重手重脚，便上前解

下绳套,与他们一同将野猪平稳地放下坑去,那火红的鬃毛像一抹晚霞绚丽地沉没了。花眼汪汪地抓着土,似乎是在向下葬的野猪作最后的告别。

下山的时候,后生们对火种爷爷说起刚刚结束的那场选举,他们说,“我们让他下台了!”

兰妮子这才知道,父亲老巴子落选了,不再是以前的村长了。兰妮子心中一阵轻松,今后再也不会有村民因为提留摊派的事闹到家里来了。

在老家骑子岭,兰妮子父亲老巴子也算得上是个人物。他曾当过三年汽车兵,退伍后在县城帮个体户开过两年货运车,再后来当上了村长。可村长不是那么好干的,整日里挨家挨户催粮催款,搞计划生育。几年下来,老巴子几乎把全村人得罪光了。

兰妮子回到家里,娘正在猪圈喂猪。她悄没出声趑入屋里,看到父亲老巴子坐在床沿上压着嗓子嚤嚤有声地哭着,脖子上青筋粗暴得蚯蚓似的蠕动。兰妮子静静地看着老巴子,觉得同样是大男人,火种爷爷的哭让她也想流泪,而老巴子的哭却让她想笑出声来。她想,难道不当村长就像含在嘴里的糖被挖走了一样可惜吗?

2

一连好几天,老巴子都不敢出门,躲在家里就像一只灰溜溜的老鼠,觉得没有脸面在村里呆下去了,便萌生了去广东打工的念头。

兰妮子是在睡床上得知这一消息的。

兰妮子睡觉有一个习惯,一定要捏着娘的左耳垂才能入

睡。这习惯在她吃奶的时候就有了。每天晚上要睡觉了，她的右手就要摸着娘的那只左耳朵，拇指和食指在耳垂上不停地揉捻着，即使睡着也不停息。

那天晚上，老巴子见兰妮子睡了好一会儿了，就将自己的想法与兰妮子娘说了。

“就你一人去？”

“就我一人去！”

“我们娘俩咋办？”

“打工是很苦的，你们还是留在家里好。”

“我可不愿留在这里遭人白眼，要去全家一块去。”

“一块去，那怎么行？家里还有田哪，兰妮子快要上小学了！”

“你没看到吗？全家人外出打工的多着呢。这样可以多赚些钱，兰妮子也可以到打工的地方上学啊。”

老巴子在黑暗中沉思了一会儿，唉叹一声，算是答应了。兰妮子欧地一声从被窝里坐起身来，抱着娘大喊：我要去广东喽！两个大人吓了一跳。原来兰妮子一直装睡呢。

“记住了，这事你不能到外面去说，我们要偷偷地离开！”老巴子郑重地对兰妮子吩咐。

“为什么？我们又不是贼，干吗要偷偷地走？”兰妮子仰着脸，眼睛黑亮亮地问。

“哪有那么多为什么。你要是说出去，我就不带你去，让你一人留在山里。”老巴子口气变得又冰又硬。

“水哥哥家也不告诉吗？还有火种爷爷……”

“除了你水哥哥家，其他人一律不准说。”

兰妮子不满地鼓起嘴巴，静静地钻进被窝，重新捏起娘的耳垂，一边听着父母继续讨论外出打工的细节，一边遐想着山

外的世界。广东在什么地方,是在东边很广的地方吗?

骑子岭小得像一只巴掌,离镇上十里地,一直不通公路,满眼的山山岭岭,一直逼到人的鼻子前。自从知道外面还有个世界,兰妮子就越来越不喜欢山里了,她甚至问过娘,为什么你不像姨那样,也嫁到镇上,那样我就不再山里了。娘说,我也不清楚,问你外婆去。外婆家在更深的山里,兰妮子才不去问呢。

兰妮子去过镇上许多次,但她仍清晰地记得,三岁那年,她第一次到镇上姨父家作客,就惊呆了,多么大的地方啊,那么多房屋,那么多人!她与刘水牵着手,颠颠地在镇子里走,那几条大街小巷,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尽头。自那以后,兰妮子隔三差五闹着要去镇上,娘去赶集、老巴子去开会都只好捎上她,到了镇上就把她寄放到刘水家里。几年下来,兰妮子把小镇看了一遍又一遍,但对她来说,每一次都是第一次,小镇总是新的,是她看不够和看不厌的。哪怕是刚刚离开,走在回村的山路上,她就开始一步三回头地怀念身后的小镇。要是能像水哥哥那样,天天住在镇上,天天走在街上,那是多好的事啊!

而现在,她即将离开骑子岭,而且要越过小镇,坐一天一夜的客车,到更远更大的广东去,那真是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。

她恨不得飞到小镇,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刘水。那个比自己大一点点的水哥哥要是知道我去广东的消息,会有怎样的反应呢?他的眼睛一定会睁得鸡蛋似的,他一定会求我爹带上他一同去广东。那我就一定要告诉他,如果你不请我吃最甜最甜的糖,我就不让我爹带你去!这样,水哥哥一定会跑到果园那边的小巷,去把我想吃的糖买回来。从此,不是我羡慕他,而是轮到他羡慕我啦!想到这里,兰妮子咯咯笑出声来。

打工的主意已定，兰妮子父母就着手准备起来。他们把仓里的稻谷黄豆，一股脑卖给了镇上的一个粮贩子。接下来要卖的就是家禽牲口了。

一大早，兰妮子跟着父母出了门。以前去镇上，都是消消停停地走，累了父母就背上她。这次却不同，老巴子赶着一头牛，挑着两只猪仔，娘也挑着两笼鸡鸭，走得风急火燎的，希望路上不被人看见，早点赶到镇上把东西卖了，哪里还顾得上她。走到村口老枫树下，兰妮子就被甩下了一大截，急得她一个劲叫唤。娘叫她不要跟了，回家好好呆着，他们中午以前就会回来。她鼓着嘴唇吹着额上汗湿的头发，无奈地在树下站了片刻，就回去了。

兰妮子并没有回家，而是找火种爷爷去了。老巴子的禁令犹在耳际，但她实在无法完全保守这个秘密。去广东是多么大的好事啊，如果不找个人说出来，那她会憋得要死。她原本打算好好跟刘水说一说——反正与刘水说也不算泄密，但现在去不了啦，只好找火种爷爷说去。

穿过村子的时候，一些蹲在墙角晒太阳的村民，向她打听父亲老巴子的近况。

“你爹哪里去了，以前老在眼前晃，现在怎么不见了？”

“这是秘密，懂不懂！”兰妮子傲视着他们，接着用响亮的脚步回答他们。

听见兰妮子的脚步，花眼扬着尾巴前来迎候。火种爷爷头光光地坐在门前拭擦那杆老铳。

“火种爷爷，我想与你说一件事，好不好？”兰妮子在火种

爷爷对面的一只木墩上坐了下来。

“什么事，说吧。”火种爷爷抬了一下眼皮，照旧擦他的枪。

“这事我只与你说，你要保证，不再与别人说。”

“呵，还很秘密。我保证，你说吧。”

“我爹娘要带我去广东打工了！”兰妮子附在火种爷爷的耳朵上说。

“去吧，这山里也没什么好呆的。”火种爷爷重重地叹息一声。

“那……火种爷爷，我与你说再见了，到了广东我会想你的！”兰妮子说着，又摸了摸身边花眼的脑袋说：“花眼，我也会想你的。”

兰妮子向火种爷爷招了招手，转身走了几步又停来说：“我们说好了，我去广东的事你不要与别人说啊！我爹要偷偷走的。”

火种爷爷的头点了又点，苦苦地笑了笑，低下头去继续擦他的火铳。

终于把自己的秘密与别人说了。兰妮子心头阵阵轻快。太阳开始西斜，父母就要回来了。

4

兰妮子哪里想得到，父母这次去镇上，事情却有些变化。

兰妮子父母赶了个早市，又比别人卖得便宜，不到一个钟头那些鸡鸭猪牛就出手了。他们准备在回家的时候，顺便到刘水家坐一坐，将外出打工的事情与刘水父母讲一下。这事可以不告诉别人，但刘水家瞒不得，因为兰妮子母亲和刘水母亲是亲姐妹，再保密就不像自家人了。

没想到刘水母亲听了以后提出了异议，认为兰妮子不能随他们去广东，原因是民工的孩子上学难，受不到好的教育。也许自己的丈夫做了多年的民办教师，刘水母亲也很重视孩子教育的事情。

“可不能因为打工赚那么点钱，影响了孩子的学习和前途。”刘水母亲这样说。

“没有办法啊，兰妮子才五岁多，总不能留她一个小孩在家吧？”老巴子两手一摊，苦笑着说。

“你们说，把兰妮子留在我们家好不好？将来上学就在镇上，总比山里和异地他乡好得多。”刘书田沉吟片刻，提出自己的想法。

“这样好么？”兰妮子娘望着刘水父母。

“我也是这样想的。这样，你们在外打工也安心。”刘水母亲说。

老巴子一个劲地乍惊乍喜地说，“这样好是好，就怕给你们添许多麻烦……”

“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有什么麻烦哪，只是添双筷子添只碗的事。”刘水母亲高声大气地说。

“这事要不是你们主动提，我们都不好意思开口！”老巴子又噤噤地搓起手来。

“还是自家的姐妹亲哪！”兰妮子娘激动得直抹眼泪。

“哎呀哎呀！”老巴子激动得满脸泛红。

“不过，这事还不能让兰妮子知道哩，她想去广东都入迷了，要是知道不带她去，肯定会又哭又闹的。”兰妮子娘说到这里，想到要撤下女儿，声音都有些哽咽了。

“那就瞒着她吧，小水我们也不告诉他。”刘水母亲说。

刚刚说完，刘水从外面玩耍回来，就问：“什么事不告诉我

啊？”

刘水母亲说：“大人的事，小孩子别问。”

“那我们回去了。”兰妮子父母这时起身告辞。

“吃了午饭再走吧。”刘水父母挽留道。

“不了，兰妮子还在家等我们呢。”

兰妮子父母匆匆地赶回山里去了。

5

终于到了走的时候，只是兰妮子没有想到会是在傍晚。她原以为会在早上天没亮的时候离开，这比较符合老巴子偷偷地离开的打算。娘告诉她，镇里去广东的班车都是早上五六点钟，哪里赶得及，只好到姨那里住一晚，免得第二天坐车赶忙赶急。

“那姨知不知道我们去啊？”兰妮子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，但还是要问。

“已经打过招呼了。等太阳落山我们就走。”娘轻声细语地说。

兰妮子不吭声了。老巴子蹲在墙角收拾行李，两床被子和衣物都包捆好了，分成匀称的两头，再用麻绳一络，搭上扁担，就成了一担挑子。娘还像往常一样洗刷碗筷、清扫锅台。兰妮子有些困惑，不明了娘为什么这样做。走都要走了，还洗它干吗？洗得再干净，过不了多久也会蒙上灰尘的。

阳光透过木棧窗子哗哗照进屋来，在黑黑的地上凭空画出另一扇窗子来，亮得直扎眼，让兰妮子受不了。

“我到村口等你们。”

兰妮子说着，就离开家，跑到村口那棵大枫树下等候着。

几只归巢的老鸱在树梢上嘎嘎叫喊，扰得兰妮子心里乱乱的，便抬起脸，朝树上的鸟巢大声地说：“你叫叫叫，有什么好叫的，看你整天在这里飞来飞去，有本事你飞到广东去叫！”

树上的老鸱一时哑了。过不了多久，老鸱们又情不自禁地叫起来，虽然比先前声音小了许多，兰妮子心里却火得不行，她冲着老鸱说：“好啊你不听我的话，看我广东回来怎么收拾你，我会买杆枪把你打下来。”

忽然，兰妮子噤下声来。一幅奇异的画面正在她头顶的树上形成、展现。她看到，西沉的太阳一点点渐渐坠入巨大的黑色鸟巢，立在巢上的老鸱被勾勒得毛发鲜亮，而愈发光洁鲜黄的太阳恰好依在鸟的翅尾，好像是一枚刚刚生下还冒着热气的硕大鸟蛋。兰妮子索性坐下身来凝视着，直到太阳下山，晚霞满天，炊烟遍地。

暮色里，老巴子挑着担子走过来了，他瞥了兰妮子一眼，快步向前走去。跟在后面的娘急忙蹲下身子，背起兰妮子快步跟上。走了几步，娘却停下脚步，扭转身来，深深地看着身后的村子。村庄被淡蓝的雾霭裹着，静寂地像一个蚕蛹。

一家人就这样不声不响地上路了。

兰妮子趴在娘肩上。随着娘的脚步高高低低，前面的山路起起伏伏，像是一条抖动不已的白线。广东是什么样的地方呢，那里好玩吗？兰妮子又开始回忆小镇的模样，希望通过小镇去想象广东，但是，那些原本清晰的印象现在却变得十分模糊遥远，心里便生起阵阵茫然和惶恐。

走着走着，兰妮子听到娘的喘息声，便要下来自己走。娘却不答应，反而把她往上一耸，双手揽得更紧了。

“娘，我下来吧，你都出汗了。”兰妮子腾出一只手来揩娘脖子上的汗粒。

“这上山下坡的，还是我背着你放心。”娘气喘吁吁地说。听娘这么一说，兰妮子安静下来，看着娘的后脑勺在眼前晃来晃去，猛然发现娘的左耳垂结有一块紫褐色的疤痕。

“娘，你的耳朵怎么烂了？”兰妮子指着耳垂上的疤痕说。

“都是你睡觉时捏的。”娘无奈地说。

“我哪有那么大的力？”兰妮子简直不敢相信是自己弄伤的。

“每天的每天啊，是铁都会捏化的，何况是肉呢？”

“那我……以后不捏了。”

“就怕你睡不着。”

“真的，我就是不睡也不捏了，你看我把你耳朵都捏坏了。”

“那就从今晚开始，好不好？”娘轻声笑了。

“好啊娘，我不再捏你了。”

“要是你再捏，我就不带你去广东了。”

兰妮子重重地嗯了声，双手用力扳住娘的肩头，身子在娘的背上贴得更紧了。可是，娘的喘息声越来越粗重了，这让兰妮子不安起来。她想，这样会把她累坏的，明天还要坐长途车呢。

“娘，我要解手。”兰妮子喊起来。

娘蹲下身子把兰妮子放了下来。没想到，兰妮子一落地，就跑到前面去了，返过身冲着娘得意地笑着。娘这才知道女儿的心思，也舒心地笑了。兰妮子懂得体贴娘了！

一家人走近小镇时，天完全黑了。

站在刘水家屋后的山坡上，兰妮子长吁一口气，不由得笑了。眼下的小镇虽然在灯火中闪现，但与她记忆中的一模一样。坡下那幢房屋正冒着袅袅炊烟。嗯，那就是姨父的家。